求　　学　　篇

书山有路勤为径
学海无涯苦作舟

“不能则学，不知则问。虽知必让，然后为知。”

《韩诗外传》卷六第七章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艰难的求学历程

好学的童年

我的童年充满辛酸，完全是在逆境中渡过的。逆境磨炼了意志，使我从小就萌发了勤学上进的朦胧意念。

我的童年分为两个阶段：五岁前随母逃难，过着离乡背井、朝不保夕的流浪生活。五岁后在邵阳市孤儿院学印刷，直到解放才脱离苦海。

孤儿院座落邵阳市区南门口（现通海楼所在地）。据说民国后期，邵东县蒋庭黻任中华民国常驻联合国代表，以联合国名义在家乡创办了沙子坡工业示范场、孤儿院等几个单位，孤儿院属慈善性质。

孤儿院内分四个班 缝纫班、制伞班、仪仗班、印刷班。女的学缝纫，年纪小的学印刷，我跟师傅学印刷。

孤儿院紧邻导群中学，每周星期五下午由学校派人来孤儿院教学，教材采用当时小学通用课本，当我领到第一本小学一年级语文和数学教科书时，如获至宝，紧紧揣在怀里。

上课没有固定正规教室。食堂、寝室、操坪随处都可成为临时教室。听课采取自愿原则。

每到周五下午，我争取第一个进教室，眼巴巴地盼老师早来。全神贯注地听老师讲课，聚精会神看老师板书、演算，高声跟着老师朗读。学生每人发了一块石板，几根石笔，课后就认真地在石板上写呀、算呀，直到会写、会读、会算为止。记得有一次，睡觉时不小心将放在枕头下的石板压碎了，无法作业，就用石头在操坪地上完成作业。大概到了 1946 年，孤儿院条件转好，每个学生才开始发铅笔和作业本。我因学印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作业本不够，就用烂纸订成本子，用裁下来的废纸边装订成笔记本，就凭这种顽强毅力，五年内完成了小学三年级全部学业。

刚入孤儿院，在印刷班拾烂纸，有一次不小心弄倒了油墨，师傅要我伸出手板，重重地打了 10 板。孤儿院有个规定，每当做错事，就要挨板子（又称打饺子）。孤儿们之间很友爱，不存在大欺小，一旦发现大欺小，就会群起而攻之。当我 8 岁那年，因人手不够，师傅要我上机印刷，由于个子矮，上机有困难，每次上机都由大同学抱上坐凳，手把手教我使用棕刷、调油墨。经过一段努力，就能单独操作了，同时还学会了齐书、装订。

在孤儿院最令人不满的就是 7 岁前常吃不饱饭。并不是饭少，而是由于吃饭限时 5 分钟，吹哨子开始，时间一到就停。到了大一点，5 分钟就突击吃得饱饱的。

在孤儿院 5 年多时间里，唯一希望是想能早一点走进正规学校，实现我人生的向往。这一天终于实现了，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帮我把梦想变成了现实。

跳级的小学

1951 年秋季招生报名那天,妈妈领着我去锡智小学（现在的工农兵小学）报名。老师见到超龄的我便问：

“几岁了？”

“十一岁。”

“读过书吗？”

“没有。”

“读一年级年龄太大。”

“老师,我不想从一年级读起,我识字,会算数。”

老师将信将疑，开始拿出一年一期的语文书要我认，我纯熟地一课一课念下去，老师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接着从房里取出二年级语文书递给我，我与前次一样高声朗诵。老师见了便又拿三年级语文书抽字认，只有个别字不认识,老师惊讶地侧过身问我母亲“:你的儿子未开蒙,怎么认识这么多字？”母亲解释“:家里太穷，从小放在孤儿院。在孤儿院每周星期五，导群中学派人来教书认字。”老师点了点头,为全面摸底,出了几道算术题要我作，结果未错一道题。老师拿着试卷出去了一会,转来对我说“:三年级已满,四年一期有缺额,就读四年一期吧。”接着又重重补了一句“:要发愤,成绩不好，

赶不上班要留级。”

锡智小学是基督教会办的一所学校。进校门就有一间宽大的教堂，每逢星期天，不少教友来此礼拜。教堂下面还有一条防空洞直通普爱医院，长约 200 多米，里面点了煤油灯和蜡烛，据说这是普爱医院院长毕加造(英国人,眼科专家)为防空修建的。每年圣诞节,学校老师在防空洞里放了一些小文具、糖果,让学生寻找,谁找到归谁，玩得挺开心。

开学没有书包，松外婆（妈妈称她婶婶，远房亲戚，50 多岁,无儿孙,一人独居)送给我一个浆衣服的滤袋，长条型。解放前和解放初期，没有肥皂，人们洗了衣服后,还要用过滤后的米浆浆衣服,据说经过这道工序,衣服耐穿些，穿起硬挺。所有同学背着书包上学，唯有我提着袋子上课。

开学不久，妈妈就去邵东县人民医院工作，将我交给松外婆,每天放学回家,帮助拾柴、挑水。为了节省灯油,晚上,只在睡觉时点一下油灯,上床后即吹灭。所以我所有作业必须在学校完成。

刚解放，读小学高年级的人不多，四年级合在一个班,共四排座位,从中划开,一边四年一期,一边四年二期,按单、双日分上、下午轮流上课。为了多学知识,两边的课我都听，班主任见我求知欲高，发给我一套四年二期的教课书。就这样，我凭着刻苦攻读，期末考试获第二名。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受苦的孩子懂事早，读完了四年一期，我就想跳班读五年一期,当时学生中流传这样一句话“:考不成考循程(中学),考不进考偕进(小学)。”在开学前,我抱着试一试的想法，背着家长、老师到偕进小学报考五年一期插班生。老师给了张纸，要我写篇作文。我写出了自己的苦难，写出了母亲的颠沛流离，写出了求知欲望。一边写，一边流着眼泪，情真意切。老师看了后产生了同情感,忙将作文交给校长看,校长当即表态“:看你家境苦,又好学,破格收你,入校要好好学习。”(以后才知道，这位校长名张裕湘)。

偕进小学是一所回族学校，学校操坪右边有个清真寺礼堂，每周星期五下午，市内信奉伊斯兰教教徒来校祈祷，经常有提着鸡来清真寺请阿訇宰。学校环境较锡智小学好,虽然回族人常在校活动,但听不到声音,丝毫未影响学习。

偕进小学离家远了很多，为了不影响学习，清早起来自己做饭吃,第一个赶到学校,最后一个离校,因为回家无处学习，作业需全部在校完成。记得，那时候母亲每月给一元零花钱，为了改善生活，星期天去街上捡柑子皮、桃子核卖给药铺，晚上去国风戏院帮小卖店卖货，卖一块钱给五分回报。班主任苏成老师见我学习努力，无亲人照料，发自同情心要我搬进学校和他一起吃住。这样，我就有了更多的机会得到老师的教导，学业进步很快,语文每篇课文均能熟背,数学除了作业外,还看了

不少参考书。小学毕业时，名列班上第八名（全班 50 人）。

读小学,当时有个不文明习惯,学生写大字,用砚池磨墨，写完了，砚池还剩些墨汁，男同学都将墨汁喝下，据说这样做，成绩会好些。难怪有人形容知识分子肚子里有墨水。班上同学成绩参差不齐，自愿就近每 3 个或 5 个人成立课外学习组。记得我所在的组有 3 人,其中两个女同学，一个是朱邵容（现是佛山市八电机厂高工），一个是由河南投亲来邵的刘姓同学，她成绩很差，星期天要辅导她数学，没毕业就回河南了。

小学考中学有一本盛行的《李信民数学详解》专讲数学难题，如植树问题、鸡兔共笼问题等等。熟读此书，大家说考上初中没问题。我利用一个暑假专心攻读此书，深得其中奥妙。升初中统考前我事先按苏老师的猜题，先后写了两篇风格各异的作文，请苏老师改好后背熟。考试时用以套题，只要略加发挥、修改，就能成文。结果在 1953 年秋季统考中我以数学 91 分、语文 82 分考上了导群中学（现市五中）。由于是全地区统一招生，录取名单采取登《资江报》,我记得录取导群中学第一个名字就是我。录取后，苏成老师很高兴，他抚摸着我的头说“今年考初中,平均 27 个中取一个,你能考取是你努力的结果,要把这种求学上进的精神保持下去。”苏成老师是我的恩师，我工作后，经常去看望他老人家。每次去，他总是那么和蔼可亲，体贴入微。没有他老的关

爱，我只读了两年半小学，肯定是考不上中学的。恩师 1978 年病故,我一辈子也忘不了他。

寒窗苦读的中学

1953年 9月 1 日,怀着喜悦的心情步入了中学时代。这次入校不象读小学提着长条型浆袋子，母亲给我买了一个时髦的书包，不在人下。

导群中学是邵阳市一所赫赫有名的私立中学，教学质量不亚于公立一、二中，学生都充满自豪感。学校位于邵阳市南门口，校门面临大街，教学区象北京四合院，中心有个颇大的花园,种植梅、兰、竹、菊,四季吐芳,环境幽雅。我被编入初 43 班,全班 50 人,女同学占多半。

一入校，就感到有两个突出变化：一是由“大”变“小”,小学开蒙是班上的‘大哥”,现在是班上 3 个最小中的一个,更奇怪的是竟有 4 个女同学已当了妈妈；二是生活由漂泊不定变成有规律，在学校寄宿，起居在学校。尤其是生活有了质的飞跃，每月交 5 元伙食费,一日三餐，每逢星期三、六还打牙祭，有美味可口的肉吃。

我深知小学基础差,自觉加压,给自己约法三章 刻苦学习争优秀，锻炼身体强体魄，勤工俭学减负担。为了自我约束，从新学年开始就写日记，写日记这个好习惯一直坚持到了今天,整整 50 年。

在学习上主要困难是数学，如何改变这条短腿是我的主攻方向。老师批阅数学作业本后，凡是打‘ × ’和勾

上又打了一点的题目，我都会仔细思考，找出错的原因，坚持自己改错。数学成绩好的同学一分钟能完成的作业，我哪怕用 10 分钟也要坚持独立完成，实在弄不懂的就虚心向同学学习或请教老师。积极参加课外学习组，向比我成绩好的同学取经。

努力学习我牢记心头，从不敢有半点松懈，45 分钟听课思想高度集中，一堂课下来，利用课间休息，把老师讲的内容过一次“电影”。通过努力，数学成绩有了很大提高，到二年级在班上排队进入前八名，三年级时进步到前五名。加之我酷爱文学，喜欢动、植物学，这几门课的成绩总是名列前茅。期末考试排名次逐年前移，毕业时班上排名第七。

我所在的初中班是一个很好的班集体，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多数同学爱好体育，男同学范嗣光的单双杠、女同学李红的高低杠均在全市中学生运动会上获得冠、亚军。后来范嗣光还成了国家级体操名教练，据说几个奥运会金牌夺主都是他任的教练。我班的男子篮球队在校内第一，代表学校队参加 1956 年全市中学生体育运动会，赢了实力强劲的市二中队，获得亚军。在一大群爱好体育运动的同学带动下，我也积极练单、双杠，双杠可做手倒立、大回环，单杠可做小回环。在退休后，还在后花园自费立了单、双杠，并深深感到，一个好的传统可以影响一生。由于注意锻炼，身体素质大有提高。二是我班同学尊师爱友蔚然成风。班主任谢超七 1957 年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被划为右派，遣送农村劳动改造，不少同学冒着政治风险去看他,他 70、80 岁华诞时，均由我牵头组织在邵工作的 16 位同学集体为他祝寿。

现在回忆起来，初中同学感情最深、最纯朴。我读初中时，我母亲远在邵东县，照顾不到，班上两位女同学,一个是谭丽华,一个是谢晴岚,较我大 2～3 岁,她们住在学校附近,见我衣服破了,就拿回家缝补 星期日家里吃好菜，邀我去她们家吃。她们家长对我也很好，喜欢我勤学苦读。谢晴岚在姐姐家住，姐姐、姐夫是邵阳地区人民医院名医师，家境富裕，有时还为我买新衣服。她家有星期日看电影的习惯，每次都少不了我一张票。虽远离母亲,有这么好的同学,不觉孤独。时隔 50 年的今天,都进入花甲了,谁家有事只要通知一声,都会踊跃而去，经常来我家叙旧的同学也络绎不绝。

1956 年初中毕业，班上同学在选择升学、就业志愿时，出现了大分化。年纪大的女同学和家住农村贫困的男同学选择就业和务农，大多数女同学报考中专。班主任积极动员成绩好的报考高中，在动员我报考普高时，遭到我母亲强烈反对，她专程从邵东跑来向学校要求让我报考中专,理由是她每月只有 18 元的工资收入,负担不起,读中专可早工作早挣钱。经班主任多方开导:“你儿子成绩好,有发展前途,万望一苦再苦,先苦后甜。”母亲最后被说服。当年我考上了省重点中学——邵阳市一中。

邵阳市一中座落邵水河畔，教学设备齐全，师资力量雄厚，是一所具有历史悠久、培养出不少优秀人才的校园。当年学校扩招，共招 10 个班，我编入 34 班。一入校,我就沉醉在书的海洋中,暗暗立下志愿,毕业后一定要考上重点大学。经过初中追赶，入校成绩在班上属中等偏上，思想上没有象初中那么紧张。但有一件事烦恼着所有同学，即宿舍臭虫多得可怕。学生睡的是木制高低床，只要用竹签沿床缝那么一凿，就见臭虫滚滚爬出。这事反映给学校，学校就在校医务室旁修了个大水泥池子,用开水煮床。煮过的床,臭虫基本消灭,晚上才得安眠，学习条件好转，促进学习成绩提高。

母亲送我读高中，一省再省，她有时在食堂买一份肉，拿到宿舍配上自己晒干的萝卜条，合炒成一大碗吃一天。更有甚者，从公家蔬菜地里摘几个辣椒，粘点盐也是一餐。我得知此事，失声痛哭，悔不该读这该死的高中,当时正逢国家实行粮食、肉类、食油定额配给,我爱活动，吃不饱。为减轻母亲负担，每个假期都没回去与母亲团聚，在学校勤工俭学，当时正值修邵水拦河坝，就参加挑河沙、抬石头,记得 58 年暑假就挣了 50 多元，不仅自交了学费，还有钱买烤红薯吃。

高中时期我更加寒窗苦读，全年级 10 个班,每期都要会考几次。语文、历史、生物等科目我总考在前面,有时我的答卷，老师还拿给同学传阅。

进入高中一年二期，我班新来了唐义经、莫春生两

个退伍兵,年长我 5 岁左右,他们一来,我班政治空气突然浓厚起来，要求加入团组织的增多。他们以兄长身份对待我们，自知学业荒废，比我们学习更发奋。高中毕业后，唐义经考取湖南医学院，莫春生考取新疆工学院。1957 年夏初的一个早晨起床后，只见校园里贴满了大字报，几个老师被划为右派。顿时，学校空气紧张起来。老师上完课急忙离开，以前讲课幽默的老师一改常态。原班主任张光球被审查，改由肖远俊老师当班主任。说到张老师，他教语文，当时高中语文课本有诗经、左传、唐诗、宋词等课文,他博学古典,讲课深入浅出,他常教我们古诗的格律、平仄,对仗,师之所好,同学中多有效而嗜,我亦其中。

1958 年大跃进的春风吹到校园，各班掀起了大办工厂的高潮。我班有个同学的父亲会酿酒，他用白糖水加上饼药,竟做成了“水酒”。班上就挂起了米酒厂的牌子。短短的几天,全校就办起了几十个“工厂”。现在想起来真笑掉牙。更具讽刺性的是学校在左操坪办了个水泥厂,用石灰、煤炭、黄土搅拌搓成团子用火煅烧,再碾磨成粉就成了水泥。高中部同学轮流搓水泥坨和拉磨。搓水泥跎因有石灰的腐蚀，双手起泡脱皮。

为保市里钢铁元帅升帐，学校停课大搞劳动，我班先到邵阳县岩口铺挑煤，后转到佘湖山挑红砖和铁矿石。一件非常有趣的事在同学中传为佳话：新从某大学分来的一个女外语老师身体瘦弱，她与我们一起挑红

砖,用绳子一头绑一块砖,慢吞吞地走,还张口出气。就是凭这种精神,受到了市政府表彰,《资江报》给予大篇报道。

1958 年，农业大丰收，据说一亩地红薯产量数万斤。这时,我们学校开始吃红薯米,一日一餐,用钵子蒸食，开始吃有些反酸，以后慢慢就习惯了，觉得蛮好吃。

1958 年下学期进入高三。一中有个传统，即高三(称高班生)要与一年级班(称毛班生)结成兄弟班,高班要派同学去低班当辅导员，我被派到高 45 班。有一次出了一个令我想也不敢想的事：期终化学考试时看错了题,没有及格,要补考。那年暑假没回邵东看母亲,留校专复化学,硬是从高一复到高三,补考得了 98 分,说也怪,通过这次补考,对化学产生了浓厚兴趣,而且一改粗心大意的毛病。

高中三年级，我学习抓得更紧，不但语文的古诗古词背得滚瓜烂熟，历史课的王朝年代列表清清楚楚，数、理、化每节课后的思考题全部作完，还要借同学的参考书看。一次休息时演算一道几何题，想了半天想不出如何加辅助线，伏在桌上睡着了。结果在梦中想出，一跃跳起,马上列线成功了,喜乐溢于言表。临近高考,围绕志愿理想,同学中思想活跃,成份不好的放弃升学,如唐怀之就对我说“:我成分不好,就是考上了,也不会取我,不如早去新疆开辟新天地。”他果然未考大学，去了新疆。少数有背景的同学选择了工作。如郭求顺因篮

打得好，选调市体委。个别女同学竟选择结婚成家，我真为她们 惋 惜 。

高考前一夜，我躺在床上想到第二天的“ 大决战 ”，心情紧张,这是青年人的一大转折点,兴奋得睡不着,盖上被子全身热，掀开被子又怕着凉，盖上掀开，掀开盖上,彻夜没合眼。

第二天进考场，脑子不太听使唤，只能凭平时的功底,先做会做的题目,结果还是考取了湖南师范学院(现湖南师大)。

奋进的大学

1958 年 8 月 29 日,我背着简单的行李和一同考取湖南师范学院的罗为民同学赶到方洁立同学家。方洁立为新大学生家宴饯行后，搭汽车去衡阳，转道衡阳乘火车去长沙，同去的还有罗为民未婚妻李美香。

晚上在衡阳市火车站一棵大树下候车，不时听到出进站火车鸣笛声和磨擦铁轨的咔嚓声，多么想早点上车，看看从未见过的火车。次日晨八时到达长沙。

一跨进师院就暗下决心“: 学好本领,当好园丁。’第一节课至今令我记忆犹新，那是在大操坪上体育课，排队依次通报姓名后，教跳交际舞。

师院是不要交学杂费、伙食费、书籍费的,经评定，我享受甲等助学金，每月发两块零花钱。第一次领到钱心情很激动,作了个开支计划 每月剃一次头二角,买一

块肥皂二角五分,露天电影看四次,每场五分,写两封信一角六分,书是不买的,上图书馆借。墨水也不必买,买包颜料粉用水一冲即成。记笔记可利用讲义空行。街是不轻易上的，即使去也是步行。实行严格的“计划经济”,月月有结余。

历史系应届共四个班，我编在史四班。开学后不久被选为班劳动委员。这个差使可重啊，劳动要组织，要带头。恰逢冬季停课一个月修荣佐公路（荣湾镇至左家垅砼硬化）。大学搞劳动有新招，每班选拔男生组成一支突击队,有龙头、龙尾。龙头不歇,全队不歇。女同学不参加劳动，只当啦啦队为男同学鼓劲助威。身为劳动委员的我义不容辞当龙头。史四班负责从长沙新生水泥厂背水泥装车，开始背的水泥是凉的，第二天背的却烫背心，以后才知道未到安定期，难怪砼路面不少地段很快就坏了。

第一学年共开设五门课,《社会主义概论》、《中国古代中世纪史》、《世界古代史》、《中国历史要籍介绍及选读》、《俄语》,我对后两门功课兴趣很浓,花的功夫也最多,成绩在班上名列前茅,到了第二学期班干部改选,当了学习委员，并负责对调干生的俄语辅导。第一学期生活很好,粮食不定量,中、晚餐均有晕,每餐四个菜。到了1960年,粮食、食油实行定量,每个学生每月 35 斤米、3 两油，生活骤然下降。开始出现早餐抢稀饭。原来用的小碗不约而同换成了大碗，更可笑的是个别同学却使用

小脸盆，吃一餐早餐下来，浑身都是稀饭，课前要更衣。中、晚餐开始是大木桶盛饭，自由去盛。第一碗盛大半碗,狼吞虎咽吃下去,第二碗压紧盛一大碗,不想第三碗，如有就更好。这样一来，女同学抢不过男同学，反映强烈,才改为匣子蒸饭,每桌一盘,方解除“战斗”。

自过苦日子以来，少数意志薄弱的，中途自动退学，我班就有两个。为了保护学生身体，党和政府采取很多办法：1960 年下学期全院学生集体加入岳麓山人民公社，据说公社划了沿湘江两口鱼塘给学院养鱼，学院又在岳阳办了农场，分系轮流种菜，生活得到改善。在生活最困难的时候，学院取消了闭卷考试，改为论文答辩；周末晚放电影，举办舞会，有时还强制参加。一个最令人难忘的办法是发动每个学生用提桶、脸盆在宿舍养小球藻。洗脸、洗脚都在自来水龙头下冲。

这年患水肿、肝炎的不少，幸好我没患上。我有爬树的本领，老同学罗为民出身农村会捉鱼摸泥鳅，到了礼拜天一个上山采槐树花、摘野果，一个去湘江和桃子湖捉鱼摸蚌。然后捡些柴禾，用脸盆在野外煮食（没着盐）。这样做也有危险，史一班就有个同学去岳麓山摘野果,被毒蛇咬伤,生命垂危。从此,我再不敢上山。

大学生对搞政治运动不适应，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同学不敢交往。如某个星期六下午，学院动员搞劳动(修史、地大楼),散会时,系党支部宣布晚上开会表决心,调干生胡伏苔顺便提个意见“:今晚放映《红楼

梦》,能否看完电影再开会?就因这一句话,当晚就开会斗争他,还挨了打,几天后胡伏苔捆起被褥回家,学籍也不要了。

过苦日子没有动摇我的学习信心,有时间就学习,星期六晚上同学们参加舞会或看电影,寝室仅剩我一人专心读书。当时大学里开展反"白专道路",为避免造成不应有的麻烦,课余时间学习将抽屉打开,专业书籍放到抽屉里,桌面打开一本政治书籍,同学来了,马上看政治书,以蒙惑同学。陈毅元帅说得好:"手莫伸,伸手必被捉。"时间一长,我这只手还是被捉,很快传开,结果被戴上"只专不红"的帽子。对这顶帽子,反驳是无用的,到头来还要加上"死不悔改"。

第二学年开设的课程多了门《政治经济学》,并要求外语基础好的同学选修另一门外语,我选修了英语。自大学二年级起,我学业大有长进,原因两个:一是俄语老师换了刚从外交部下放来的青年女教师尤敦瑾,孩子不满一岁,下班辅导有困难,星期日下午要我到她家个别开小灶,部分作业也由我代阅。有老师的精心指点,俄语很快过关,凭借字典能阅读苏联的《真理报》,还当上了年级俄语课外辅导员。二是我对《明清史》感兴趣,常去解毓才教授家求教。解毓才教授是全国《明清史》专家,与南开大学郑振铎教授交往甚厚。去多了,师生感情融洽,经常要我代抄《讲义》,查索引,还重点辅导我读《古汉语》,训古能力大有提高,至今阅读古籍流畅就是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